

老殘游記

卷一

中華民國十一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七月十版

本書（實售洋三角五分）
（外埠寄費三分半）

老殘遊記

（說 小）

版權所有

標點者

泰東圖書局

發行者

趙南公

印刷者

上海大連灣路五十號
泰東圖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泰東圖書局

分售處
南京長沙
各省各大書局

老殘游記目錄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第三章 金縷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

第四章 宮保求賢愛才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

第六章 萬民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辨生狐白

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第八章 桃花山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

第九章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第十章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笙篴

第十一章

疫鼠傳殃成害馬

痢犬流災化毒龍

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雪辭

第十三章

娓娓青燈女兒酸語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

第十五章

烈焰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嫗

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

第十七章

鐵礮一聲公堂解東

瑤琴三疊旅舍銜環

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

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

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老殘游記卷一

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有一座大山，名叫蓬萊山。山上有個閣子名叫蓬萊閣。這閣造得畫棟飛雲，珠簾捲雨，十分壯麗。西面看城中人戶，烟爾萬家；東面看海上波濤，崢嶸千里。所以城中人士，往往於下午，攜樽挈榼，在閣中住宿，准備次日天明，看海中日出。綠水紅球，習以爲常；這且不表。

却說那年有個游客，名叫老殘，此人原姓鐵，單名一個英字，號補殘，因慕懶殘和尚煨芋的故事，遂取這「殘」字做號。大家因他爲人頗不討厭，契重他的意思，都叫他老殘；不知不覺，這老殘二字，便成了個別號了。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原是江南人氏，當年曾讀幾句詩書，因八股文章不通，所以學也未曾進得；教書又沒人請他；學業年紀嫌大，不中用了。其先他的父親，官也是個三四品的；因性情迂拙，不會要錢，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回家仍是與了衣服做盤費的；你想，可有餘資給兒子用嗎？

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又無行當可做，自然飢寒二字，漸漸逼緊來了。正在無可如何，恰巧天不絕人，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說是：『曾受異人仙術，能治百病。』街上人找他治病，百治百效；所以老殘拜他爲師，學了幾個口訣，從此也搖串鈴子，替人治病餬口去了。

奔走江湖，二十年來。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有個大戶，姓黃名叫瑞和，害了一個奇病，渾身潰爛，每年總要爛幾個窟窿；歷經多年，沒有人能治得這病；每發在夏天，一過秋分，就不要緊了。那年春天，老殘走到這個地方，黃大戶家管事的，問他：『可有法子，治這個病？』他說：『法子儘有，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今且略施小術，試試我的手段；若要此病永遠不發，也沒有什麼難處，只須依着古人方法，那是百發百中的。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方法，後來唐朝有個王景，得了這個傳授，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今日奇緣，在下倒也懂得這個法子。』於是黃大戶家，遂留老殘住下，替他治病。說起來真也奇怪，往年是一處醫好，一處又潰了窟窿；今年雖然小有潰爛，卻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

爲此黃大戶家，甚爲喜歡，看看秋分已過，病勢是不要緊了；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異常快活，就叫了個戲班子，唱了三天謝神的戲；又在西花廳上，搭了一座菊花假山，今日開宴，明朝設席，鬧得十分暢快。

這日老殘吃過午飯，因多喝了兩杯酒，覺得身子有些困倦，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着，歇息歇息。纔閉了眼睛，看外邊走進兩個人來：一個叫文章伯；一個叫德

慧生，——這兩人是老殘的至友，一齊說道：『這般長天大日，你蹲在家裏做甚？』

老殘連忙起身讓坐，說道：『我因這兩天，困於酒食，覺得怪膩的慌。』二人道：『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去訪蓬萊閣的勝景，因此特來約你；車子已替你雇了，你趕緊收拾行李，就此動身罷！』老殘行李，本不甚多，不過古書數卷，儀器幾件，收檢也極容易，頃刻之間，便上了車。

無非風餐露宿，不久便到了登州，就在蓬萊閣下，覓了兩間客房，大家住下，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蜃樓的幻景。次日，老殘向文德二公

道：『人人都說日出好看，又杜工部詩云，「日出海拋球」，我們今夜何妨不睡，看看日出，何如？』二人說道：『老兄有此清興，弟等一定奉陪。』秋天雖是晝夜停勻

時候，究竟日出日入，有蒙氣傳光，還覺得夜是短的；三人開了兩瓶酒，取出攜來的饌穀；一面吃酒，一面談心，不知不覺，東方已漸漸放光明瞭了，——其實離日出尚遠，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三人又略談片刻，德慧生道，『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我們何妨先到閣上頭去等呢？』文章伯說：『耳邊風聲甚急，上頭窗子太敞，恐怕寒冷，比不得這屋子裏和暖，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各人照辦了，又都帶了千里鏡，攜了毯子，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朝東觀看，只見海中白浪如山，一望無際；東北青烟數點，最近的是長山島，最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那閣子旁邊，風聲呼呼價響，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天上雲氣一片價疊起，只見北邊一片大雲，飛到中間，將原有的雲，壓將下來，並將東邊一片雲，擠得越過越緊，越緊越不能相讓，情狀甚爲詭詭。過了些時候，就變成一片紅光了。慧生道：『殘兄！看此光景，今兒日出是看不着的了。』老殘道，『天風海水，能移我情，即是看不着日出，此行亦不爲辜負。』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說道：『你們看東邊黑影一線，隨波出沒，定是一隻輪船，由此經過。』於是大家皆拿出望遠鏡，對着觀看。看了

一刻，說道：『是的，是的；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線，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那不就是船身嗎？』大家看了一會，那輪船也就過去了。慧生還拿着望遠鏡，左右窺視。正

在凝神，忽然大叫，『噯呀！噯呀！你瞧那邊一隻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險

！』兩人道：『在什麼地方？』慧生道：『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不是長山

島嗎？在長山島的這邊，漸漸來得近了。』兩人用望遠鏡一看，都道：『噯呀！噯

呀！實在危險得很！幸而是向這邊來，不過二三十里，就可泊岸了。』相隔亦不過一

點鐘之久，那船來得業已甚近。三人用望遠鏡凝神細看，原來船身有二十三、四丈長，

是隻很大的船。船主坐在舵樓之上，樓下四人，專管轉舵的事；前後六枝桅杆，掛着

六扇舊帆；又有兩枝新桅，掛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舊的帆；算來這船，便有八

枝桅了。船身吃儼很重，想那艙裏，裝着貨物。船面上坐的人口，男男女女，不計

其數，却無蓬窗遮蓋風日，同那天津到北京三等客位火車一樣；面上有北風吹着，身上

浪花濺着，又溼又寒，又飢又怕。看這船上的人，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那八扇帆

下，各有兩人專管繩脚的事，船頭及船面上，有許多的人，彷彿水手的打扮。這船雖

有二十三四丈長，却是破壞的地方不少。東邊有一塊有三四丈長短，已經破壞，浪花直灌進去；那旁——仍是東邊——又一塊丈許長的，水波亦漸漸浸入；其餘的地方，沒有一處無傷痕。那八個管帆的，却是認真的在那裏照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彼此不相關照。那水手只管在那船面上坐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不知所做何事。用望遠鏡仔細看去，方知道他在那裏，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章伯看得親切，不禁狂叫道：『這些該死的奴才！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沉覆，他們不知想法補救，早點泊岸；反在這裏蹂躪好人，氣死我了！』

慧生道：『章哥不用着急，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等他泊岸的時候，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好。』正在說話之際，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拋下海去；捱過舵來，又向東邊去了。章伯氣得兩脚直跳，罵道：『好好的一船人，無窮性命，無緣無故，斷送在幾個駕駛人手裏，豈不冤枉！』沉思了一回，又說道：『好在我們山脚下，有的是漁船，何不駕駛一隻去，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換上幾個？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何等功德！』

慧生道：『事雖好，究嫌鹵莽，恐有未妥，請教殘哥，以爲何如』

『老殘笑向章伯道：「此計甚妙，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章伯憤道：『殘哥

怎麼也這等糊塗，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不過一時救急，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老殘道：『既然如此，他們船上駕駛的，不下二百多人，我們

三個人，要去殺他，恐怕只會送死，不會成功，高明以爲何如？』章伯一想，理路却

也不錯，便道：『依你怎麼樣？』難道白白地看他們死嗎？』老殘道：『依我看來，

駕駛的人，未會有錯，只因兩個緣故，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不堪了。怎麼兩個緣故

呢？一則，他們走太平洋的，只會過太平日子，若遇風平浪靜的時候，他駕駛的情狀

，亦有操縱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見這大風浪，所以都毛手毛腳。二則，他們未曾預

備方針，平常晴天的時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東西，尙還

不大很錯，這叫做「靠天吃飯」；那知遇了這陰天，日月星辰，都被雲氣掩了，所以他們

就沒有依傍；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只是不知東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錯。爲今之

計，依章兄法子，駕隻漁艇，追將上去；他的船重，我們的船輕，一定追得上的；到了

之後，送他一個羅盤，他有了方向，就會走了。再將這有風浪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

，告知船主，他們依了我的話，豈不立刻登彼岸了嗎？」慧生道：「老殘所說極是！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不然，這一船人，實在可危的極。」說着，三人就下閣子，吩咐從人，看守行李物件。那三人却俱空手，帶了一個最準的羅盤，一個紀限儀器，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下了山；山脚下，有個船塢，都是漁船停泊之處；選了一隻輕快漁船，掛起帆來，一直追向前去。幸喜本日括的是北風，所以向東向西，都是旁風，使帆很便當的；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三人仍拿着遠鏡細看。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連船上人說話，都聽得見了。誰知道除却管船的人搜括衆人財物外，又有一種人，高談闊論的演說。只聽他說道：「你們各人，均是出了船錢坐船的，況且這船也就是你祖遺的公司產業，現在已被幾個駕駛人，弄得破壞不堪，你們全家老小性命，都在船上，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嗎？就不想個法兒挽回挽回呢？真真該死的奴才！」衆人被罵得啞口無言，內中便有數人出來，說道：「你這先生所說的，都是我們肺腑中說不出的話，今日被先生提醒，我們實在感激得很，只是請教有什麼法子呢？」那人便道：「你們知道現在非錢不行的世界了！你們大家斂幾個錢出來，我們

拿出自己的本領，振起精神，拚着幾個人流血，替你們爭個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你們看好不好呢？」衆人一齊拍手稱快。章伯遠遠的聽見，對二人說道：「不想那船上，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早知如此，我們可以不必來了。」慧生道：「我們姑且將帆落下幾葉來，必須緩追那船，看他如何舉動。倘真有道理，我們便可回棹了。」老殘道：「慧哥所說甚是！依愚兄看來，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只是用幾句文明辭頭，騙幾個錢用罷了！」當時三人，便將帆葉落下，緩緩的尾大船之後。只見那船上人，斂了許多錢，交給演說的人，看他如何動手。誰知那演說的人，斂了許多錢去，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着的地方，立住了腳，便高聲叫道：「你們沒血性的人！涼血種類的畜生！還不趕緊去打那個掌舵的嗎？」又道，「你們還不把管船的，一個一個殺了嗎？」那知就有不懂事的少年，依着去打掌舵的，也有去罵船主的，俱被那旁邊人殺的殺了，拋棄下海的拋棄下海了！那個演說的人，又在高處大叫道：「你們爲什麼沒有團體？若是全船人一齊動手，還怕打不過他們嗎？」那船上就有老年曉事的人，也高聲叫道：「諸位切不可亂動！倘若這樣做去，勝負未分，船先覆了，萬萬沒

有這個辦法！」

慧生聽得此語，向章伯道：『原來這裏的英雄，只管自己斂錢，叫別

人流血的！』

老殘道：『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不然，這船更覆得快了。』

說着，三人便將帆葉抽滿，頃刻便與大船相並；篙工將篙子鉤住大船，三人便跳將上去，走至舵樓底下，深深唱了一個喏，便將自己的羅盤及紀限，儀器等，取出呈上。舵

工看見，倒也 and 氣，便問，『此物怎樣用法，有何益處？』正在議論，那知那下水手

裏面，忽然起了咆哮，說道：『船主，船主！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他們用的是外

國羅盤，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他們是天主教，他們將這隻大船，已經賣與洋鬼子了，所以纔有這個羅盤。請船主趕緊將那三人綁去殺了，以除後患；倘與他們多說

幾句話，再用了他的羅盤，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他就要來拿我們的船了。』誰知

這一陣嘈嚷，滿船的人，都爲之震動；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也在那裏喊道，『這是

賣船的漢奸；快殺，快殺！』船主舵工聽了，俱猶疑不定，內中有一個舵工，是船主

的叔父，說道：『你三位來意甚善，只是衆怒難犯，趕快去罷！』三人垂淚，連忙回了

小船。那知大船上人，餘怒未息，看三人下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的斷樁破板，打下

船去。你想，一隻小漁船，怎禁得幾百個人，用力亂砸？頃刻之間，將那漁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未知三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話說老殘在漁船上，被衆人砸得沉下海去，自知萬無生理，只好閉着眼睛，聽他怎樣。覺得如落葉一般，將身飄飄蕩蕩，頃刻工夫，沈到海底了。——只聽耳邊有人叫道：『先生起來罷，先生起來罷！天已黑了，飯廳上飯已擺好多時了。』老殘慌忙睜開眼睛，楞了一楞道：『呀，原來是一夢。』

自從那日起，又過了幾天，老殘向黃大戶的管事人道：『現在天氣漸寒，貴居停的病，不會再發，明年如有委用之處，再來効勞；目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看看大明湖的風景。』管事再三挽留不住，只好當晚設酒餞行，封了一千兩銀子，奉給老殘，算是醫生的謝儀。老殘道了謝，也就收拾箱籠，告辭動身，上車去了。一路秋山紅葉，老圃黃花，頗不寂寞。到了濟南府，進得城來，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比江南風景，

覺得更爲有趣。到了小布政司街，覓了一家客店，名叫高陞店；將行李卸下，開發了車資酒錢，胡亂吃點晚飯，也就睡了。

次日，清晨起來，吃點兒點心，便揣着串鈴，滿街覓了一回，虛應一應故事。午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雇了一隻小船，盪起雙槳；朝北不遠，便到了歷下亭。上船進去，入了大門，便是一個亭子，油漆已大半剝蝕完了。亭上還懸一副對聯，寫的上聯是「歷下亭子古，」下聯是「濟南名士多，」上題，杜工部句，下署「道州何紹基書。」

亭子旁，又有幾間房屋，也沒有什麼意思。復下船向西盪去，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你道鐵公是誰？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後人敬他的忠義，所以至今春秋時節，士人尙不時來此進香。到了鐵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見對面千佛山上，梵宮僧寮，與那蒼松翠柏，高下相間；紅的火紅，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綠的碧綠；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夾在裏面；彷彿是宋人趙千里的一幅瑤池圖。正是數千里山水屏藩，歎賞不絕，忽聽一聲漁唱，低頭望去，誰知那明湖水已澄清同鏡子一般。那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湖裏，顯得明明白白；那樓台樹木倒影，也分外光彩；覺得比上頭那個千佛

山更加好看，更加清楚。這湖的南岸上去，便是街市，却有一叢蘆葦，密密遮住；現在正是著花時候，一色白花，映着斜陽，好似粉紅絨氈，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實在奇絕。老殘心裏想道：『如此佳景，爲何沒有甚麼遊人？』看了會兒，回轉身來，看那大門內楹柱上，有副對聯，上句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下句是「一城山色半城湖。」暗暗點頭道：『真真不錯！』進內便是鐵公的享堂，朝東便是一個荷池，繞着九曲迴廊，到了荷池東面，就是月門；月門之東，有三間舊室，上有破匾，題着「古水仙祠」四個大字。祠內一副舊聯，寫的是，「一盞寒泉薦秋菊，三更畫船穿藕花。」過了水仙祠，仍舊盪着船，到了歷下亭後面；兩邊荷葉荷花，將船夾住。那荷葉初枯，擦的船嗤嗤價响；那水鳥被槳驚起，格格價飛；那已老的蓮蓬，不斷的碰到船窗裏面來。老殘隨手摘了兩個蓮蓬，一面吃着，一面船已到鵲華橋畔。老殘纔到了鵲華橋，覺得人烟稠密；也有挑擔子的；也有推小車子的；也有坐二人抬的藍呢小橋的。看這轎子後面，一個跟班戴個紅纓帽，膀子底下，夾了一個護書，拚命飛奔；一面用手巾揩汗，一面低着頭跑。街上五六歲的孩子，不知避人，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他便哇哇的哭起